

詠 春 路

我一生熱愛武術，14 歲那年因機緣跟隨同鄉伯父謝超雄學習詠春拳，而且深受李小龍電影影響。我想，在 70 年代很多人也跟我一樣，為李小龍及中華武術而著迷甚至癡狂。李小龍是學詠春拳的，所以我很慶幸自己也學習詠春拳。

我伯父謝超雄是一位不苟言笑，做事很認真很勤奮的人，對他我是滿懷敬畏的。他教授我的詠春拳基本功使我有一定的底子，尤其在“小念頭”練習方面，他要求我練到起碼半小時，甚至更長時間。在他家練習的時候，最長記錄我能站到 40 分鐘，至今最長我能夠站至 2 小時，這些進步都是源于當年的打下的扎實基礎。他是葉問宗師早期的弟子，很多葉問宗師早期的大弟子如駱耀，梁相，黃淳樑都認識他。

一直到了 80 年代初，一天，我看到刊登在報紙上葉準師父傳授詠春拳的廣告，更得悉他是葉問宗師的長子，當即拜入門下。回想已有 30 多年的歲月了，功夫雖未很深厚，但我想扎實的基礎還是有的，這都得益于兩位師父的悉心教導。

之後，我便跟隨葉準師父繼續學詠春拳。他為人正直，開朗，豁達，輕鬆，不拘泥于小節，對待徒弟亦師亦友，無所不談。在教拳的時候，毫無保留，亦容許徒弟自由發問，暢所欲言。師父在傳藝授業的同時，亦給了我們不少為人處世的啟迪，令我強身健體之余，心智也得到了歷練。這一切我都銘刻于心，也給我深深的震撼-----啊！為人師父是可以這樣當的！

今我教拳為終生事業，極大程度是受葉準師父的熏陶影響。而我本身是比較傳統的，很注重師徒名份和禮節，不論師父如何隨和，我都恪守徒弟的本份。

我是葉準師父 80 年代初期的弟子，那時有 Thomas，葉培，三兄，Ken Chow，亞潘，亞松及盧德安等師兄弟。當時師父是坪石邨的家中授拳，地方比較狹小，

4 至 6 人時已難以有太多的走動空間，所以平時都是 1 至 2 對人練習“纏手”，其餘的則坐在一旁觀看思考。那時我們“纏手”比較激烈，雖然有時難免會有一點損傷，但并無大礙，絲毫沒有減退我們的學習熱情。

因為當年我的工作是警察，要輪班，所以我練習有時在下午，有時在晚上。在師父家時，他很隨和，也容許我能不定時地到他家中學習。當在下午的時段，常常只有我們師徒倆，很多時跟他“纏手”，都會一不小心就被他彈在沙發上，不論我怎樣攻擊，他都輕而易舉地化解并順勢還擊；有時遇到不同師兄弟的手法，我們應付不來，每當求問師父，他的答案總是很簡潔明了，輕鬆化解，實乃當之無愧的詠春高手！

他常以“以柔制剛”的高度概括來解釋，以詠春拳的“以小勝大，以輕制重，走好距離，拿好位置”的原理來解決一切疑難，令我們明白并深刻體會到詠春拳的神髓及蘊含的人生智慧。

後來我移居到英國，師父亦每年到英國講學，都讓我們獲益良多。我親身見識了師父曾經跟很多外國人，或高或矮的，或強或弱的，或輕或重的，以及不同手法或武術背景的人“纏手”，都會被他輕易化解，及至受制或點到于對方，無不令對手心服口服，嘆為觀止的。

這些讓我深深體會到，要練好詠春拳，就一定要練好“纏手”，否則，詠春拳一定不好；若要“纏手”進步，一定要接觸大量對手，愈多愈好，不能閉門造車，紙上談兵。至今已“交手”了一千幾百雙手，每一個人的手法都有不同，每一次都會令我有機會實踐多一些領悟深一點。因為每當被對手制倒，就得思考如何運用詠春的原理化解，甚至反攻。

以小力勝大力，才是最高境界；恃強凌弱是低級境界，也無需研習----當中

的理念充分體現著中國傳統儒家思想，處世哲學，閃爍著智慧的光芒。學拳目的不是求勝，而是強身益智，追求自我提升，所以我反對比賽。其實，對於學習詠春拳，只要由衷的喜歡，並有名師指點（當然要良有好的互動溝通），專心致志，勤奮好學，一定學有所成，有所作為的，所謂“拳不離手，曲不離口”，“功夫不負有心人”。。。

今年，詠春拳的發展取得如此大的飛躍，葉問宗師當然是無可取代的奠基者，而葉準師父多年來藉到世界各地講學及攜手電影藝術將其發揚光大，也是意義深遠，功不可沒的。

謝偉精

27 August 2009